

大稻埕美術活動的贊助者

—以王井泉與山水亭為中心

Sponsors for Tataocheng Fine Arts
—Wang Jingquan and his Landscape Pavilion Restaurant

林振莖／朱銘美術館研究部副研究員兼主任

Lin, Chen-Ching / Associate Researcher and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Juming Museum

國立臺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摘要

王井泉是二次大戰前後臺灣美術運動背後的重要贊助者之一，本文以王井泉與他所經營的山水亭餐館為中心，以《臺灣文學》刊物為主軸，探討王氏與臺灣美術的關係，和文化場域山水亭的美術史意義。

關鍵字：王井泉、贊助者、大稻埕、山水亭、臺灣美術

一、前言

日治時期，台北城內是殖民統治現代化的象徵，有總督府、博物館、百貨公司、豪華旅館等現代化設施，也是外地人來台北必定前往參訪遊玩的地方。而城外的萬華、大稻埕，則是新舊並置、文風鼎盛的區域，是老台北人聚集之所，同時，也是許多追求新時代的台灣知識份子活動聚集的場域。

尤其北門城外的大稻埕，由於商業鼎盛，又在西風東漸的氛圍下，日治時期許多作家、音樂、美術、戲劇等知識份子在此聚集活動，成為人文薈萃之地。文史工作者莊永明稱之為「台灣新文化的胎動地」。

過去，大稻埕的美術活動被很多作家、評論者記錄下來，呈現出和台北城內不同的樣貌，如倪蔣懷曾在此地設立台灣繪畫研究所，台陽美協展覽後的慶功宴也在這裡舉辦，MOUVE集團更將辦事處設置在這個地方¹等。此地聚集了大部分的台籍畫家，尤其是山水亭，更是藝術家們經常出入的場所之一。此外，山水亭老闆王井泉，他不但活躍於文藝界，更與藝術家們有密切的往來，也積極的贊助藝文活動。所以經由深入探討山水亭這個場域，以及王井泉的藝文活動事蹟，呈現出不同以往以畫會、官辦展覽等鋪陳出來的美術史，這些藝術活動更貼近社會脈絡，活生生的在街道巷弄間產生，留存至今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今日，在謝里法、莊永明、蔡淑滿等專家學者的文章中對這段歷史雖然已有挖掘了豐富的史料，並且有豐碩的研究成果，但這方面的研究似乎仍只停留在陳述階段，缺乏更進一步探討這些事蹟對台灣美術發展所帶來的影響？本文試圖從這樣的角度來繼續深化相關的研究。

1. 莊永明，〈美術大稻埕素描〉，《INK》4卷7期，2008年3月，頁143。

2. 顏娟英，〈臺灣美術全集21 呂基正〉，台北市，藝術家雜誌社，1998年，頁24。

二、幕後人物——王井泉

王氏總角之交的好友辜偉甫說他是「藝術界裏一位最忠誠的朋友」；³作家王昶雄認為他是「市井藝壇的統帥」；⁴畫家林之助以「好好先生」稱呼他；⁵另一位藝術家黃鶯波將他比喻為「文化沙漠中的湖水」；⁶文學家王詩琅叫他「無名英雄」⁷……。

三〇年代文化界有中央書局的張星建擔任「世話役」的角色，而四〇年代至戰後初期，王井泉則承前啟後，扮演「甘草人物」，他們都是美術發展背後有力的支持者與推手。

(一) 走在時代浪頭上的餐廳老闆

從王井泉所留下的一張張老照片，可以看出他的穿著非常講究與時髦，一副走在時代前端的知識份子的模樣(圖1)；而他從年輕時便熱心參與戲劇、音樂、文學等藝文活動，雖是「門外漢」，但身邊往來的人很多都是當時各領域引領風騷的人物。綜觀他的一生，無論在文化界與餐飲界，都是一位能跟上時代潮流的人。

王井泉，1905年6月4日(農曆五月初二日)出生。綽號古井，家中排行第二，⁸1918年太平公學校畢業。旋即考入臺北商工學校(今開南商工)，為該校第3屆學生。⁹

他早年便參與文化協會推展的新劇運動，¹⁰參與過「新光社」、「星光演劇研究會」等劇團。¹¹1928年他與魏晏自由戀愛成親之後，為了生計，放棄演劇活動，於1931年擔任維特酒家(カフエー、エルテル)經理，簽下三年服務合約。¹²但隔年，難忘所愛，又加入張維賢號召的「民烽演劇研究會」。¹³



圖1 山水亭老闆王井泉 (圖片來源：莊永明、謝仁正企劃執行，《島國顯影》，臺北市，創意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

圖2 位於大稻埕的山水亭 (圖片來源：謝里法，《紫色大稻埕》，台北市，藝術家出版，2009年。)



王井泉當時已深知精神遠比物質生活更重要，他深切感受到台灣人民精神生活的低落，無法與內地人(日本)相比，因此，王氏除了有此自覺，藉由參與新劇活動來提升自己這方面的素養之外，也不忘教育民眾的目的。他清楚知道，文化活動要能持續發展，必須要有一群有文化素養的群眾支持，要達到這樣的目標，透過新劇演出來教育大眾也是非常重要的。¹⁴

往後，他便在精神與物質生活之間力求平衡。1934年服務期滿，離開維特酒家之後，王井泉前往日本考察餐飲業。¹⁵隔年，便與廖水來、藍火樹在迪化街開設一家Monomi西式茶室。¹⁶三年期間，為謀生，南北奔波。¹⁷但他仍參與吉宗一馬在台北組織的「克拉爾底曼特林交響樂團」，負責曼陀林演奏。¹⁸並與中山侑共同創立「臺灣劇團協會」。

回台後，王井泉於1938年3月3日，在永樂町(今日延平北路)自力開設台菜餐館「山水亭」(圖2)。人緣不錯的他，隔年當選「飲食店組理事」，創議組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3. 辜偉甫，〈井泉先生這個人〉，《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3。

4. 王昶雄，〈吹不散的心頭人影——王井泉快人快事〉，《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5。

5. 林之助，〈半棧〉，《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16。

6. 黃鶯波，〈懷念古井兄〉，《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29。

7. 王錦江，〈無名英雄的微笑〉，《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35。

8. 參考同上註。

9. 莊永明，〈「山水亭」的「古井」王井泉〉，《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三冊)》，台北市，自立晚報，1987年，頁256。

10. 王白淵，〈臺灣演劇之過去與現在〉，《臺灣文化》2卷3期，1947年3月，頁3。

11. 參考呂訴上，〈劇影春秋台灣文化戲〉，《聯合報》，1953年9月29日，版6。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頁177。

12. 陳逸松，〈大稻埕貳拾年小史之一頁〉，《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62。

13. 參考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頁179。

14. 王井泉曾在1943年8月9日，針對日本對臺灣實施皇民化運動下的戲劇政策，發表〈一粒麥子不死——從「民烽」到「厚生」的回憶〉一文，文中提到：「沒有觀眾就不能成立的演劇，必須敏銳地攝取觀眾中流動的生活感情以及時勢。……在臺灣樹立國民演劇一事，應該針對臺灣的特殊狀況進行考察。原封不動地將內地的新劇搬到此地觀眾的面前，內地觀眾所能感知的一切，臺灣觀眾能產生什麼樣的理解呢？難道沒有可以檢討的餘地嗎？厚生演劇研究會以創造屬於純正娛樂的演劇為目標，並為致力此一問題的解決而努力。戲劇必須是娛人的——這是戲劇的生命，同時必須是純正意味的娛樂。」參考王婉舜，〈「厚生演劇研究會」初探〉，《臺灣史研究》7卷2期，2000年12月，頁104。

15. 同註12，頁63。

16. 莊永明，〈文化園丁——在飲食男女中延續文化薪火〉，《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上)》，台北市，望春風文化，2001年，頁32-33。

17. 同註12，頁63。

18. 吉宗一馬，〈懷念南方的偉大友人王井泉君〉，《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41-42。

19. 王古勳，〈山水亭：大稻埕的梁山泊(上)——憶王井泉先生〉，《台灣文化季刊》5卷，1987年6月，頁30。

織「茶心會」，糾合同業，每週集合一次，互相檢討業務，同時試食批評，以求進步。並鑑於當時台灣缺乏台籍調酒師，便與日人專家共同創立パテンタ協會（Bar Tender），培育當地調酒人才。²⁰由於王井泉將山水亭經營得有聲有色，因此山水亭在當時成為遠近馳名的以台灣菜打響名號的餐館。

而王氏始終放不下對藝文的眷戀，工作之餘仍參與活動，於1941年與張文環、陳逸松、黃得時等人組成啟文社，創刊《台灣文學》季刊（圖3）。²¹並參與「臺灣鄉土演劇研究會」。²²1943年更與同好組成「厚生演劇研究會」，²³9月在大稻埕樂座，參與演出「鬧雞」、「高砂館」、「地熱」、「從山上俯瞰都市的燈火」等劇。²⁴他把事業賺來的錢都用來扶持藝文活動，身為贊助者，王氏是以扶植藝文的心態來贊助藝術家，他知道只單憑戲劇活動的推廣是不足以成事，必須各界齊心努力，才能推動低落的臺灣藝術發展。他曾對他的兒子王古勳說過：「錢人人會賺，要看怎麼去花用。」²⁵

戰後初期，百廢待舉，王井泉秉持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投入建設台灣，積極參與文化界的活動，曾參與「台灣政治經濟研究會」，並參與《政經報》的事務。以及擔任過《人民導報》發行人。也參與戰後極為重要的文化組織「台灣省藝術建設協會」，並擔任章程起草委員。²⁶

王氏廣泛參與藝文活動，²⁷無非是希望在美育推廣仍不發達的時代，又缺乏美術專門學校的培育之下，他能夠略盡棉薄之力。但「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讓他心灰意冷，再加上事業並不順遂，使王氏從此意志消沉。1953年「山水亭」遷至民生



圖3 《台灣文學》創刊號（圖片來源：張文環，《臺灣文學》，台北市，啟文社，1941年。）

西路，規模縮小，生意一落千丈，不見起色，最後撐不到三年便歇業。幸經好友辜偉甫的幫忙，他也甘於屈就，不以為苦，捲起袖子到榮星花園當起園丁。期間並協助辜偉甫「榮星兒童合唱團」的幕後事務，²⁸於1965年病逝。

（二）甘居幕後

在場精彩奪目、成功的活動背後，幕後工作人員往往扮演關鍵的角色。王井泉年輕時便經常扮演這樣的角色，將舞台留給藝文界的朋友們，也因此廣結善緣，這些在臺灣文藝上留名的人物，永遠都記得王井泉這個人。

這或許是那代人「成功不必在我」的氣度使然，無論在事業與藝文活動上，王井泉都甘於退居幕後，將聚光燈留給舞台上的人。在事業上，他從擔任維特酒家經理開始，便展現優秀的經營能力，將內外場調度得宜，也因此當廖水來要獨力開設波麗露西餐廳時，他在背後傾力相助，厥功甚偉。²⁹

活躍於藝文界的王井泉，對時代的脈動有相當的認知，並熱情的想以自己之力提升台灣自我文化，因此他在擔任飲食店組合理事時，也在幕後運籌帷幄，致力於提升台灣餐飲業的品質與水準。同樣地，他也樂於親身參與藝文活動的幕後工作，從參與「星光演劇研究會」開始，即負責劇團內部的行政事務，當時他的薪水幾乎全部充當活動的支出。³⁰除此之外，他之後在「民烽演劇研究會」、「克拉爾德曼特林交響樂團」、「臺灣鄉土演劇研究會」等團體，也都是從事幕後的工作。³¹1941年，王井泉擔任「啟文社」的負責人，創刊《台灣文學》季刊。當時連絡處的社址掛在山水亭，³²因此，王井泉必須負責接待各地來的名人、記者、大學教授、台灣文學編輯同仁等等，³³大大地拓展他在文藝圈的人脈，山水亭也成為文藝界人士聚集的場所，躍居台灣文化運動的基地。³⁴

20. 參考莊永明，〈「山水亭」的「古井」王井泉〉，《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三冊）》，台北市，自立晚報，1987年，頁261。

21. 石婉舜，〈「厚生演劇研究會」初探〉，《臺灣史研究》7卷2期，2000年12月，頁98。

22. 台灣文學編輯部，〈學藝往來〉，《台灣文學》1卷2期，1941年9月，頁79。以及石婉舜，〈「厚生演劇研究會」初探〉，《臺灣史研究》7卷2期，2000年12月，頁99。

23. 參考本報訊，〈文化消息欄〉，《興南新聞》，1943年5月3日。

24. 巫永福，〈巫永福全集（6）評論卷（1）〉，臺北市，傳神福音出版，1995年，頁297。以及石婉舜，〈「厚生演劇研究會」初探〉，《臺灣史研究》7卷2期，2000年12月，頁109。

25. 王古勳，〈山水亭：大稻埕的梁山泊（下）——憶王井泉先生〉，《台灣文化季刊》6卷，1987年9月，頁44。

26. 參考本報訊，〈省各界籌組藝術建設協會〉，《民報》，1947年2月27日，版3。

27. 在文藝活動方面，還參加「新新雜誌社」主辦之「談臺灣文化的前途」座談會，在「台灣的新劇與語言」問題上發言，提出看法；並出席由「臺灣文化協進會」舉辦之演劇關係者懇談會；也擔任音樂比賽大會審查委員。在戲劇方面，則退居幕後，與張文環一起擔任「聖峰演劇研究會」顧問。又自行組成「人人演劇研究會」，擔任負責人。參考本社，〈談台灣文化的前途〉，《新新》7期，1946年10月，頁7。與臺灣文化編輯部，〈本會日誌〉，《臺灣文化》1卷2期，1946年11月，頁32。和臺灣文化編輯部，〈本會日誌〉，《臺灣文化》2卷1期，1947年1月，頁17。以及王白酒，〈臺灣演劇之過去與現在〉，《臺灣文化》2卷3期，1947年3月，頁5。

28. 參考同註25，頁39-40。

29. 同註20，頁259。

30. 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頁177。

31. 參考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頁178。以及吉宗一馬，〈懷念南方的偉大友人王井泉君〉，《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41-42。和台灣文學編輯部，〈學藝往來〉，《台灣文學》1卷2期，1941年9月，頁79。與石婉舜，〈「厚生演劇研究會」初探〉，《臺灣史研究》7卷2期，2000年12月，頁99。

32. 台灣文學編輯部，〈社告〉，《台灣文學》1卷2期，1941年9月，頁161。

33. 張文環，〈難忘當年事〉，《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53。

34. 同上註，頁55。



圖4 1941年（昭和十六年）1月7日，《台灣文學》同仁南下台南佳里訪吳新榮及「鹽分地帶」的文學家。前排由左至右：黃得時、王井泉、陳逸松、張文環、巫永福。後排右三：吳新榮。（圖片來源：莊永明、謝仁正企劃執行，《島國顯影》，臺北市，創意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

當時「啟文社」所發行的《臺灣文學》雜誌，由張文環擔任編輯工作，王井泉負責出版印刷配給等事務，陳逸松則負責出資（圖4）。³⁵此外，王氏每期仍以刊登廣告的方式贊助，雜誌第5號之前（1942年7月），背面全頁廣告皆是「山水亭」的廣告（圖5）。雜誌重要的廣告贊助商（正老山高麗蔘），也是他居中牽線促成的。³⁶

他是這本雜誌能刊行近三年的最大幕後功臣，³⁷最後雜誌停辦，也與王井泉息息相關。過去將雜誌停辦的原因過度簡化，僅歸咎於日本的文學統制與打壓，但實際上，當時雜誌的營運狀況與編輯成員等也是必須考量探討的問題。

參與雜誌編輯、校訂等工作的呂赫若，在他的日記中就透露出這些訊息，他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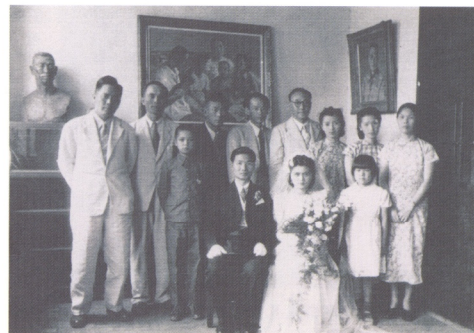
《台灣文學》的明年度會是個暗礁。讓王仁德背負比現在還重的經濟負擔很過意不去的。希望文環也能務實一些。也考慮過自己出面來做做看，可是看了團體的結合後就沒那股勁了。³⁸



圖5 《台灣文學》創刊號（圖片來源：張文環，《臺灣文學》，台北市，啟文社，1941年。）

35. 參考陳逸松，〈大稻埕貳拾年小史之一頁〉，《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64。與張文環，〈難忘當年事〉，《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51。
36. 陳逸松，〈「山水亭」舊事——陳逸松談二、二八前後的蘇新、李友邦、王添灯和呂赫若〉，《證言2·28》，台北市，人間出版社，1993年，頁110。以及張文環，〈難忘當年事〉，《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53。
37. 共發行11期，其中1期被查禁。
38. 參考《呂赫若日記》1943年7月19日之記載。

圖6 王井泉女兒結婚親友合照。吳天賞、王古勳（王井泉之子）、王井泉、李石樵、李超然、高慈美、楊三郎之妻許玉燕、王井泉之妻。（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典藏。）



從上述內容可以知道，雜誌社在經營與人事上皆出現問題，而王井泉當時因為替同學做保被拖累，經濟陷入困境，好友陳逸松還建議他將山水亭與雜誌社改為「有限會社」組織，以避免債務的糾纏。³⁹由於王井泉已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因此，經濟重擔便落在發行商王仁德身上。在此內外交迫的處境之下，停辦雜誌是遲早的事。

雖然如此，他仍然能夠在這樣的狀況下勇於出任「厚生演劇研究會」的負責人，⁴⁰一肩扛下經濟的負擔。當時劇團兩三個月的排演，數十人的伙食都是由王井泉負責，⁴¹「鬧雞」公演時由他出面借錢數萬元應用。⁴²王井泉並非富家子弟，但卻仍然甘之如飴。他的好友張文環認為王井泉的付出不計任何犧牲代價，也因此可能促成研究會的誕生。⁴³

戰後，他依然樂此不疲，盡心盡力，擔任許多藝文團體的負責人，或者是發行人，在幕後刊登廣告，贊助許多文藝雜誌，⁴⁴他總是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無怪乎他的朋友都懷念他。

三、王井泉與台灣美術

從一張保留至今的王井泉女兒結婚親友合照中（圖6），便可以看出他與台灣美術界的好關係，當天李石樵、楊三郎、吳天賞、李超然等人與王氏全家人一同合

39. 陳逸松，〈大稻埕貳拾年小史之一頁〉，《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64。與《呂赫若日記》1943年3月4日之記載。
40. 本報訊，〈文化消息欄〉，《興南新聞》，1943年5月3日。
41. 張文環，〈難忘當年事〉，《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55。
42. 巫永福，〈巫永福全集（6）評論卷（1）〉，臺北市，傳神福音出版，1995年，頁298。
43. 張文環，〈臺灣演劇之一紀錄〉，《台灣文學》4卷1期，1943年12月，頁82。
44. 據筆者統計，王井泉曾在《前鋒》、《新新》、《正經報》、《台灣文化》、《民報》等報章雜誌刊登廣告。尤其在《正經報》刊登次數達7期；在《台灣文化》刊登次數則達14期之多。

照，這張照片，除了人物之外，還清楚交待王井泉的家居擺設。照片中擺放著陳夏雨為他雕塑的陶像，⁴⁵牆上懸掛著李石樵替他們全家繪製的「全家福」油畫，這幅畫曾在「台陽展」展出過，⁴⁶此外，牆面上還有一張王井泉個人的肖像畫。他與台灣美術家深厚的關係，不言而喻。

王井泉對藝術家們的照顧無微不至，林之助回憶起他，認為古井兄是位「好好先生」，畫家們每每都讓他請客；⁴⁷受他照顧最多的陳夏雨，在他的〈井泉兄與我〉專文中寫下：

在我一生中，井泉兄是最真摯的朋友及最大的恩人，……在精神上，物質上對我的幫助是浩大的，他的恩惠永遠銘著我心，……。⁴⁸

王白淵對他也有這樣的描述：

井泉兄日據時代經營「山水亭」餐廳，生意還不錯，賺了相當的錢，都花在藝術團體，或藝術家個人身上去，據說：現在已成名的幾位美術家、音樂家，由日本回來時，都長期寄食在「山水亭」，又有些藝術家到日本去留學，沒有路費，他就馬上供給他，其他在日常生活，有不如意時，受他精神上、物質上的幫助者，亦大有其人在。⁴⁹

台陽美術協會的成員與他交往密切，經常出入山水亭；⁵⁰青雲美術會每每開畫展時，他都設筵為他們加油，⁵¹林玉山曾這樣說過：

古井兄自己愛好美術，擁護藝術家，終其生而不後悔，台灣的藝術文化之有今日，直接、間接都與他這個人有關。⁵²

透過近年《呂赫若日記》⁵³出版的日記的記載，呂赫若無意間替王井泉與美術家之間的交往情況留下史料的佐證。（如附表1）

筆者歸納出幾點日記中所透露出的訊息：首先，能較清楚知道王井泉親近的是哪幾位美術家，有楊三郎、陳夏雨、李石樵等人。日記中記載著他們經常一起出遊、聚餐與談論事情。如1942年（昭和十七年）5月10日的日記中記載：「晚上張文環、王井泉、陳夏雨、李石樵等人來訪。一起散步，在王的家裡談到十一點半。」

45.這尊塑像現珍藏在呂泉生家中。莊永明，〈「山水亭」的「古井」王井泉〉，《臺灣近代名人誌（第三冊）》，台北市：自立晚報，1987年，頁267。

46.王古動，〈山水亭：大稻埕的梁山泊（上）——憶王井泉先生〉，《台灣文化季刊》5卷，1987年6月，頁36。

47.林之助，〈半樓〉，《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16。

48.陳夏雨，〈井泉兄與我〉，《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20-21。

49.王白淵，〈王井泉兄的回憶〉，《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46。

50.林玉山，〈古井兄與臺陽展〉，《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37。

51.黃騰波，〈懷念古井兄〉，《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29。

52.同註50，頁36。

53.日記年代始於1942年（昭和十七年），終於1944年（昭和十九年）。

圖7 1943年（昭和十八年）9月3-8日，「厚生演劇研究會」於永樂座公演。第二排從右到左，分別是：張文環（第三）、林博秋（第四）、楊三郎（第五）、王井泉（第八）、呂泉生（第九）、呂赫若（第十）。（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天熱。」⁵⁴還有1942年（昭和十七年）7月16日記載：「早上在文環家和吳新榮會談。午飯在陳逸松家吃。來會者數名。下午訪張金河家。搭四點的巴士去草山的白雲莊住一晚，到處嬉鬧。一夥是：王井泉、張文環、吳新榮、中山侑、藤野唯士、陳逸松、陳昭馨、陳夏雨、楊遠、楊佐三郎等人。」⁵⁵以及1943年（昭和十八年）5月24日記載：「在山水亭和石樵、天賞等喝啤酒。」⁵⁶

其二，藉日記記載，可以具體了解美術家在山水亭的活動情況。如：1943年（昭和十八年）1月29日記載：「下班後去山水亭，六點起和林博秋、陳春德、鄭安、張文環、王仁德等人商討『《台灣文學》三週年紀念晚會』事宜。這將是一個音樂與演講的晚會。王井泉請客。」⁵⁷1943年（昭和十八年）5月21日記載：「到山水亭。順道去井泉家時，碰到李石樵，一起去文環家。」⁵⁸；1943年（昭和十八年）7月20日記載：「下班後去山水亭一看，王昶雄來了。晚餐給王井泉請。來會者：陳逸松、文環、石樵、天賞等人。之後一起散步淡水河畔，去逸松家聊天。」⁵⁹

根據以上文獻資料，讓我們了解王井泉在台灣美術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但我們也不能忽略掉美術家對王氏的幫助，例如楊三郎便擔任《台灣文學》的編輯委員，與李石樵、李梅樹、林玉山、陳春德、林之助等人協助處理雜誌的美編工作⁶⁰；同時，楊三郎也參與「臺灣鄉土演劇研究會」民烽演劇研究會、「厚生演劇研究會」的美術指導工作。⁶¹（圖7）

54.參考《呂赫若日記》1942年5月10日之記載。

55.參考《呂赫若日記》1942年7月16日之記載。

56.參考《呂赫若日記》1943年5月24日之記載。

57.參考《呂赫若日記》1943年1月29日之記載。

58.參考《呂赫若日記》1943年5月21日之記載。

59.參考《呂赫若日記》1943年7月20日之記載。

60.台灣文學編輯部，〈暑中御伺〉，《台灣文學》1卷2期，1941年9月，頁64。

61.參考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第三冊》，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頁178。以及參考石婉舜，〈一九四三年臺灣「厚生演劇研究會」研究〉，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研究所畢業論文，2002年，頁43。

另外，楊三郎、李梅樹、陳澄波、李石樵、廖繼春五人曾在天馬茶房舉辦小品油畫聯展，賣畫所得款項支助雜誌的運作；⁶²此外，在王井泉餐廳營運出現困難，經濟拮据時，美術家也曾發起捐畫義賣，甚至「招會」紓困，希望能幫助他渡過難關，但終究無力回天。⁶³

《台灣文學》經常在雜誌上報導美術家的近況與展覽活動，於1941年第1期內頁選刊登李梅樹與陳夏雨的作品圖片；⁶⁴而美術家也拿起筆寫文章助陣，如：陳春德曾發表〈仰臥寸感〉、〈走唱女〉、〈江頭媽祖〉；王白淵則有〈恨みは深しアツツの島守〉、〈府展雜感〉等文。⁶⁵

由此可以知道，他們之間的交往，可說是「魚幫水，水幫魚」。王井泉的付出雖然並不求回報，與美術家坦誠交往，甘於擔任他們背後有力的贊助者；美術家們也能夠投桃報李，並在美術舞台上取得亮麗的成績。謝里法曾說過：

任何一次美術運動的推展，單憑美術工作者的熱情和努力還是不夠的，……尤其在還沒有畫商這一行業的社會裡，更是須要有人為之奔走買畫，使畫家不致因生活所困而放棄了畫業，美術運動有此輝煌的成就，這些幕後支持者的功勞是不可埋沒的。⁶⁶

山水亭的老闆王井泉就是重要的幕後功臣。

四、山水亭的美術史意義

透過山水亭了解藝文交流活動，讓外界可以看到畫家競逐官展的另一面。當時他們不僅參與文學家的活動，協助期刊美編工作，或者加入新劇的活動，藉由跨界文化人的合作，擔負起畫家身分以外知識份子參與社會的責任。

畫家們藉由跨界文化人集結合作的方式，向社會表達另一種繪畫之外的聲音。這種風氣在三〇年代台灣作家成立「台灣藝聯盟」便已開始。當時藝聯盟以行動、舉辦座談會的方式幫助美術家，而美術家也參與文學家的活動，彼此互相幫忙，集體發聲。⁶⁷

62. 台灣文學編輯部，〈洋畫小品展覽會開催〉，《台灣文學》1卷2期，1941年9月，頁145。以及張文環，〈難忘當年事〉，《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53。
63. 林玉山，〈古井兄與臺灣展〉，《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37。
64. 參考《台灣文學》1卷1期，1941年5月，頁114、120。
65. 參考《台灣文學》4卷1期，1943年12月，頁4、10。
66. 謝里法，〈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臺北市，藝術家雜誌社，1998年，頁77。
67. 參考陳芳明，〈當殖民地的作家與畫家相遇——三〇年代台灣文學的一個側面〉，《臺灣美術百年回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市，國立台灣美術館，2001年，頁137-151。與顏娟英，〈一九三〇年代美術與文學運動〉，《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台大歷史學系，1992年，頁535-554。



圖8 (左) 1935年(昭和十年)3月9日，「文藝聯盟」嘉義支部在嘉義舉辦座談會，李石樵(前排左一)、陳澄波(後排左二)、林玉山(後排左三)、張星建(前排左二)、楊達(前排右一)等人出席。(圖片來源：陳春玲，《楊達影集》，臺北市，滿里文化工作室，1992年。)



圖9 (右) 1937年(昭和十二年)5月8日，第3回臺灣畫展臺中移動展，臺灣美協成員與作家於歡迎座談會前合影。前排坐者，由右至左：洪瑞麟、李石樵、陳澄波、李梅樹、楊三郎、陳德旺。前排立者右起：張星建、林文騰、隔一人田中保男(台灣新聞社編輯)、楊達；後排立者右起：吳天賞、莊遂性、隔一人葉陶(楊達夫人)、張深切、巫永福、莊銘鑄。(圖片來源：張深切，《張深切與他的時代(影集)》，臺北市，文經出版，1998

如1935年文藝聯盟東京支部在東京舉辦第1回茶話會；⁶⁸同年，文藝聯盟嘉義支部在嘉義舉辦座談會，李石樵、陳澄波、林玉山出席(圖8)；⁶⁹隔年，楊三郎與陳澄波出席文聯在台北舉行的綜合藝術座談會；⁷⁰1937年5月8日，台陽美協第3回台陽展台中移動展，文藝聯盟作家舉辦歡迎座談會⁷¹(圖9)等等。

王井泉憑藉個人的魅力與山水亭的場域，延續這層合作關係的薪火；另一方面，美術家也藉由雜誌的傳播，擴大他們在社會上的影響力。王井泉一生鍾愛戲劇，希望在台灣的舞台上搬演台灣民眾的故事給台灣的觀眾看；⁷²同樣的他必定也希望美術家們能在臺灣的土地上畫出台灣民眾能欣賞的畫，藉此提升台灣人的文化水準。山水亭當時成為他實踐這個理想，為藝術家伸介藝術品的地方。⁷³

他曾經對陳夏雨說過：「你的作品入選文展，日本和臺灣的報紙都有好評，你能在異族爭光，不但是你個人的榮譽，同時也是臺灣同胞的光榮，你應好好努力，不辜負大家對你的冀望。」⁷⁴在陳氏參與臺灣美展後，也曾對著他說：「老弟你真

68. 參考《台灣文藝》2卷4期，1935年4月，頁24-30。
69. 參考黃信彰編校，《日據時期臺灣鄉土文學的當代紀事》，臺北市，北市文化局，2002年，頁141。
70. 參考《台灣文藝》3卷2期，1936年2月，頁45-53。
71. 張深切，《張深切與他的時代(影集)》，臺北市，文經出版，1998年，頁127。
72. 參考石婉舜，〈「厚生演劇研究會」初探〉，《臺灣史研究》7卷2期，2000年12月，頁108。
73. 同註66。
74. 陳夏雨，〈井泉兄與我〉，《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21。

行，這些都足夠壓倒在台灣一些日本人的作品，真你的。」⁷⁵這是王井泉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對藝術家心中的期許，無非是希望台灣文化能趕緊提升到與日本內地相同的水準，才能揚眉吐氣。

過去經常將日治時期台灣美術的發展與政治活動相比擬，視之為殖民與反殖民相互激盪下的產物，在這框架下，很容易忽略藝術家他們在這個時代環境下的處境與求生方式。但如果以山水亭為中心，以文學刊物為主軸，卻能刻劃出日治時期台灣美術發展的一個側面。

當時台灣文學同仁與日籍知識份子的交流其實非常頻繁，許多日籍作家不僅加入雜誌的編輯工作，並投稿發表文章，如：中山侑、名和容一、澁谷精一、庄司總一等人。此外，當時山水亭也經常聚集一群日籍知識份子，共同舉辦活動，比如：1941年於山水亭召開「臺灣文學創刊號批評座談會」，與會者便有：金關丈夫、瀧田貞治、中村哲、稻田尹（帝大）、松村一雄（高校）、齊藤勇（台灣文學編輯）、巫永福（台灣文學編輯委員）、王井泉等人；⁷⁶1942年1月15日吳新榮從佳里北上，王井泉於住宅舉辦歡迎會，張文環、中山侑、黃得時、陳紹馨、楊三郎、名和榮一、藤野雄士等人出席參加。⁷⁷

同年，7月14日，張文環、王井泉、呂赫若、中山侑、張星建、楊千鶴、楊達等人在山水亭舉行《臺灣文學》評論會。⁷⁸三天後，《民俗台灣》雜誌成員在山水亭舉辦宴會。出席者有：金關博士、松山氏、立石鐵臣、池田敏雄、吳新榮、楊達、呂赫若、王井泉等人。⁷⁹

也曾經於山水亭舉辦「今日出海氏らと談」。⁸⁰以及在山水亭，由台灣文學同仁舉辦石坂洋次郎、上田廣、田中辰之助等人的文藝座談會。⁸¹1943年，由《台灣文學》主辦，在山水亭召開中山氏錢別會，與會者有三十餘人。⁸²同年，3月16日，《台灣文學》同仁舉辦戶川貞雄、丹羽文雄、庄司總一等人的歡迎談話會。⁸³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75. 陳夏雨，〈井泉兄與我〉，《臺灣文藝》2卷9期，1965年10月，頁21。

76. 台灣文學編輯部，〈學藝往來〉，《台灣文學》1卷2期，1941年9月，頁79。以及蔡淑滿，〈台北的文藝沙龍——山水亭初探〉，《文訊》184期，2001年2月，頁50。

77. 台灣文學編輯部，〈同人、誌友、消息〉，《台灣文學》2卷1期，1942年2月，頁2。

78. 參考《呂赫若日記》1942年7月14日之記載。以及楊達文物數位博物館網站1942年楊達事蹟紀要。

79. 參考《呂赫若日記》1942年7月17日之記載。

80. 台灣文學編輯部，〈今日出海氏らと談〉，《台灣文學》2卷4期，1942年10月，頁24。

81. 台灣文學編輯部，〈消息〉，《台灣文學》3卷1期，1943年1月，頁72。以及《呂赫若日記》1942年12月19日之記載。

82. 參考《呂赫若日記》1943年1月19日之記載。

83. 參考《呂赫若日記》1943年2月27日之記載。



圖10 李石樵 楊肇嘉氏之家族 1936 油畫 208×254公分 (圖片來源：李石樵，《李石樵百歲紀念展》，臺北市，臺北市立美術館，2007年。)



圖11 李石樵 真珠首飾 1936 油畫 (圖片來源：王行恭，《臺灣畫家西洋畫圖錄》，出版者不詳，1992年。)

當時文學界如此，美術界也是如此。台陽美協成員在此與許多日籍藝文界人士交流，他們的許多老師、朋友、贊助者，以及協會成員，包括：立石鐵臣、村上無羅、鮫島台器也皆是日本人，而他們每年舉辦的「台陽美展」，也有很多日籍畫家參加，並且得到特選，如：森島包光（第1回台陽賞）、水落克兒（第2回台陽賞）、西川武人（第4回台陽賞）等等。⁸⁴藉由山水亭的文化場域，如實地呈現出日本殖民統治下美術家的生活情況。

此外，透過李石樵為王井泉全家所繪，出品「台陽展」的《全家福》之作；以及1935年，於日本「帝展」展出的200號的油畫《楊肇嘉氏之家族》作品（圖10）；還有獲得「第10回臺展臺展賞」，以楊肇嘉長女楊湘玲為模特兒的《真珠的首飾》畫作（圖11）可以知道，當時除了帝展、台展、府展等官方具權威性的展覽可能引導當時畫家的畫風發展之外，贊助人也可能對畫作的題材選擇上產生影響。

84. 參考黃玉齋主編，〈第三節美術〉，《台灣年鑑（五）》，臺北市，海峽學術出版，2001年，頁1426-1427。

例如，1939年，郭雪湖的《菜園春色》之作（圖12），林獻堂在1940年（昭和15年）12月18日《灌園先生日記》裡曾記載：

郭雪湖二時餘來，持其所畫之菜園風景，長六尺五寸、闊四尺五寸，欲賣余六百円，將以作廣東旅行之費用。力辭之，使磐石與之交涉，補助他百五十円，而其畫仍命其帶返。⁸⁵

林獻堂可以說是郭雪湖重要的贊助者之一，郭雪湖在台中舉辦展覽時經常邀請林獻堂前往參觀，也曾多次前往霧峰林家拜訪、居住，並在當地從事寫生。⁸⁶ 這幅作品筆者推測應該就是當時的寫生之作，事後回畫室完成。透過日記資料的爬梳可以進一步知道，這件獲得「第2回府展」「特選」的作品，當時並沒有獲得林獻堂的青睞，但也藉此反映出畫作與贊助者之間微妙的關係。

五、小結

王井泉經營的山水亭，成為北部藝文人士聚集場所，宛如中部的中州俱樂部與中央書局，⁸⁷ 藉由各式藝文活動，跨界集體發聲。

難得的是，王井泉並非富家子弟，不若中部的林獻堂、楊肇嘉等人家財萬貫，但他卻能憑一己之力，使山水亭成為北部的「文藝沙龍」。⁸⁸ 他的兒子王古勳曾說：

他只是一個平平凡凡的大稻埕囡仔，在他短短六十年的歲月中，他賺過大錢，也花過別人捨不得，不會花的錢。⁸⁹

藝術並非民生必需品，而是文化素養累積下的成果，所以即便當今台灣有錢、肯出資贊助藝術家的人並不多，而能找到像王井泉這樣純粹熱愛藝術、對台灣文化有使命感，不在乎花大錢贊助的人更少。他把山水亭餐飲的經營當作個人的職業，而從事文化工作則是他一生的志業，任重道遠。也因為如此，才能讓山水亭的半樓裡，流盪著台灣美術運動的氣流。王井泉誠然為台灣新美術發展時期的幕後推手。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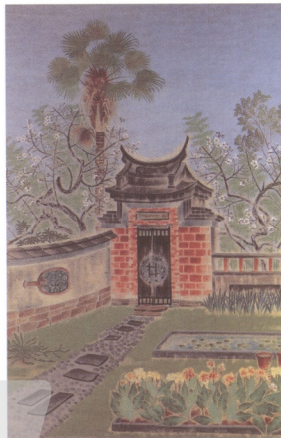


圖12 郭雪湖 菜園春色 1939 膠彩 233×149公分（圖片來源：廖瑾媛，《四季·彩妍郭雪湖》，臺北市，雄獅，2001年。）

85.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十二），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6年，頁353。

86. 1935年（昭和十年）2月19日《灌園先生日記》中記載：「郭雪湖昨夜九時餘來宿，蓋欲繪畫農村風景，擬逗留數天云。」參考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八），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頁66。

87. 參考林振堂，《從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子的文化參與：論林獻堂、張星建在美術運動中扮演的角色與貢獻》，《史物論壇》13期，2011年12月，頁65-114。

88. 文學家黃得時在姜捷〈一頁的咖啡文學〉的文章中，他接受訪問時說到：「……值得一提的是山水亭的老闆王井泉先生，也是個本地業餘作家，文學雜誌常在他那兒聚會、研討，成了延平路的文化沙龍；他出資雜誌，對台灣文學的推展，很有貢獻。」參考姜捷，〈一頁的咖啡文學〉，《聯合文學》1卷4期，1985年2月，頁193-197。

89. 王古勳，〈山水亭：大稻埕的梁山泊（下）——憶王井泉先生〉，《台灣文化季刊》6卷，1987年9月，頁44。

附表 《呂赫若日記》中記載王井泉與藝術家交往情況的資料統計表

日期	日記記載內容
1942年（昭和十七年）5月10日	晚上張文環、王井泉、陳夏雨、李石樵等人來訪。一起散步，在王的家裡談到十一點半。天熱。
1942年（昭和十七年）5月11日	十一點在山水亭接受王氏宴請。楊佐三郎、陳逸松也來了。受到台北朋友們的熱情歡迎。這也是因藝術家才能如此。
1942年（昭和十七年）7月8日	晚上與文環、夏雨在山水亭用餐。
1942年（昭和十七年）7月10日	回去後和王井泉、文環到謝火爐家，其後和夏雨去禎祥醫院。
1942年（昭和十七年）7月16日	早上在文環家和吳新榮會談。午飯在陳逸松家吃。來會者數名。下午訪張金河家。搭四點的巴士去草山的白雲莊住一晚，到處嬉鬧。一夥是：王井泉、張文環、吳新榮、中山侑、藤野唯士、陳逸松、陳紹馨、陳夏雨、楊達、楊佐三郎等人。
1942年（昭和十七年）9月10日	接著坐人力車去山水亭。在王井泉從演奏會回來之前和文環、楊佐三郎等人談天。
1942年（昭和十七年）10月14日	晚上：在陳逸松家開茶會，蔡女士和我獨唱。到會者：陳沂、陳逢源、吳金鍊、王井泉、楊佐夫婦、李超然夫婦、郭水潭、陳紹馨、張星建……相當盛大的聚會。十一點回去。
1943年（昭和十八年）1月29日	下班後去山水亭，六點起和林博秋、陳春德、鄭安、張文環、王仁德等人商討「《台灣文學》三週年紀念晚會」事宜。這將是一個音樂與演講的晚會。王井泉請客。
1943年（昭和十八年）2月21日	陳夏雨的父親來了，所以在山水亭一起被老王請。
1943年（昭和十八年）4月29日	下午三點半起出席在山水亭開的「厚生演劇研究會」成立大會典禮。和張星建、顏水龍等人一起吃晚飯，在警戒管制下摸夜路回家。
1943年（昭和十八年）5月21日	到山水亭。順道去井泉家時，碰到李石樵，一起去文環家。
1943年（昭和十八年）5月24日	在山水亭和石樵、天賞等喝啤酒。
1943年（昭和十八年）6月4日	下班後接著去山水亭，作東請吳天賞、王仁德。和李石樵一道去李超然家，有小型音樂會，文環、辜振甫、偉甫兄弟、泉生來參加。
1943年（昭和十八年）7月20日	下班後去山水亭一看，王起雄來了。晚餐給王井泉請。來會者：陳逸松、文環、石樵、天賞等人。之後一起散步淡水河畔，去逸松家聊天。
1943年（昭和十八年）8月13日	《台灣文學》同仁集體去楊佐三郎家吃酒席，非常豐盛，但我拉肚子了。